

乾隆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七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

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覆何至謂其不知廉耻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嘻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

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

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與人與機密列爲

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開除荒地絕丁碑記 高普

士大夫出而霖雨桑梓事足千古至匹夫請命如王氏子家棟者亦可尙已彼其貧而急公髮短心長念土滿丁殘數世之患也慨然告免不憚其勞然

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支大車，爰謀諸鄉大夫，烏臺王公存予，協憲王公若竿，咸可其請，以爲大有造於寧也。於是，有兩臺陳乞之役，蒙移文訛縣，邑侯喜曰：民旣利矣，余必與焉。據實上狀，兩公遂激切爲詞，亟達藩司。使者王子悉自儲資斧，呼顧再三兩月，始允其事，得免荒閑地糧四千五百一十七石二斗六升，絕丁差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二錢八分九釐，祇存成熟地糧六千九十八石五升四合。見在丁銀六百八十四兩七錢一分一釐。百姓莫不徧爲爾德。曰：仁人之爲利溥也。陳利害，藝貢事，罔不咸賴。君子於是善編人之義，柰吏胥

掣肘非存予。廕子諱瑄者。倡義出金。鮮克有濟。則一二公
幹旋之力。公子慷慨之誠。與王氏子請命之勞。足稱三
不朽焉。自今伊始。于垣作堵。邦族復也。壽乃錢鏹。三事
職也。量入修賦。追呼息也。終善且有。小休汔也。不至歌
碩鼠而賦鴻雁。嗟。縣葛而悲萋楚。足以爲邑基矣。古云。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惟後之長人。思其始而成其終。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克寬克仁。從容以和。原隰有不
畷與。總秸有不俱與。生齒有不登與。又何汙萊不日墾。
戶口不日繁殷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無負
朝廷草昧建侯。陰隲下民之意。里人士勒石以志。所以

報也。俾後人垂之，永矢無諼云。

董生修文廟記

李如模

邑之文廟，自渭南史公整修後，歷數十載，無繼其役。棟宇摧殘，丹雘脫落，紳士朔望瞻拜，雖莫不歆歔興歎，而未聞有更新之創。獨邑庠董生爾型，謂我既躬判禮樂之林，沐浴文明之化，坐視宮牆頽廢，心何以安？既鮮衆志，我獨任之，積二十年力，亦可以竣。雖曠日持久，終勝道旁之築也。於是鳩工度材，殿廡堂階，暨神庫神厨之屬，靡不次第以舉。無何，天不永年，未及觀成而卒。厥子正紳善繼，乃志不避寒暑，朝夕踵修，星霜凡屢易，而後

規制大備。賁飾煥然矣。是役也。經始於崇禎。卒於
國朝。順治丙申。而工方訖。歲踰兩紀。時更兩朝。人經兩
世。其辛勞不爲不久。苟非貫以誠心。烏能不中輟邪。夫
明季自思陵卽位以來。無歲不用兵。天下騷動。流寇所
過。城邑爲墟。生其際者。皆謀苟全之不暇。而董生父子
獨以文教爲重。作述相承。修於舉世不能修之時。迨
聖朝定鼎。我邑學校。獨不煩當事振興。而鐘鼓豆籩。無
不完具。其功豈不大哉。余蒞任以來。嘗贊歎之。茲邑人
咸謂不忍沒其美。請記之以垂不朽。余雖不文。何敢辭。
抑聞董生篤行君子。鄉黨無不奉爲楷模。獨惜早逝。不

得一見之。而三子俱已列膠牆。好學能文。正紳其長君也。同時董役。若王君建極。傅君商霖。羅君徽聲。馬君先登。桑君日扶。侯君來貢等。咸著勞勩於法得書。

修建故縣橋記

周士章

距縣東五里許爲故縣趾。村河一道。秋至。山水怒發。沿隄衝沒。道路爲之梗。歷有年所矣。石邑疊經兵燹。遺黎力農不贍。牧斯土者。欲爲勸興。良不易。余承乏逾載。惟與斯民休息。重念環境曠土。一帶童山。教民樹植。鳩葺津梁。誠爲本願。值入夏。越四閱月。亢暘不雨。石髮就枯。遑念泣東海之波。是致肥蠶乎。有縣民賈自英。賈自秀。

退甘蔬食本分自守相村河水勢殺修建石橋一座殆亦民之良也是爲記

修李姑岩記

梁鍾豫

綿上之岩有名李姑者相傳唐太宗妹入山禮佛至此結廬焚修有年卒登覺岸後人卽其廬肖像祀之考唐書高祖十九女皆先後下嫁無出家者惟睿宗女玉真公主始度爲道士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後多繼其風終唐世凡十二人未聞有爲比丘尼者李姑果太宗妹邪仙邪佛邪皆未敢信顧斯岩自昔至今率皆黃冠奉香火則李姑疑爲道家近是甲申之歲邑境遭闖寇

肆掠余避兵入綿上得遊斯岩鍊師王某款留信宿問
黃庭論真誥娓娓有元旨而道宇雜樹交蔭雲垂烟接
披拂清芬令人坐卧忘返岩之最上層則李姑像在焉
瞻拜仙儀飄飄出塵世狀匠手亦巧於繪哉下覽衆峯
如萬點蒼翠呼吸之際可通帝座矣自辭鍊師歸後未
能再至己丑之秋斯岩遭餘孽蹂躪而鍊師亦厭世去
其徒微興慮道宇之漸及荒榛也亟告邑人士捐金以
助於是取材於山陶土爲瓦舉廢易新工始於順治庚
子暮春之九日凡十旬而竣微興走告於余願爲記余
曰天下事佛禮仙之地不過數日寺曰觀而此獨以

李姑棲息之岩，卽名之曰岩。蓋岩以李姑顯，而洞宮亦可以岩稱也。抑聞之山之石窟曰岩，又殿旁高廡曰岩。意者李姑生則修真，岩穴死則得侍通明殿頭。如上元夫人邪？姑不具詞，惟綿山爲吾邑勝地，而斯岩又爲綿山勝地。至今憶舊遊，心嘗戀戀。愧予已濫竽雁塔，勢不能不爲風塵俗吏。宦海蒼茫，望之不可涯涘。苟得早賦遂初，重遊勝地，則如出火坑中，登蓬萊仙島，豈不大快哉？因記斯岩之修，而誌余異日之志。

邑侯莊公建修城樓碑記

曹席珍

國家襲夏殷，奠神臬於析木之次。寄肘腋於并肆，鍵關

梁於西河故自寧鴈以南右轉而濱於上郡雖邊腹不同或稱極要或稱次衝咸禁暴禦亂之凜焉臨邑孤懸兩河當新城五原之孔道爲全汾肩髀驗徃占來蓋亦西北之重地也由懷廟以迄今甫歷三紀而數見攻圍一則始於援遼之叛將介甲投門一則起於圍綏之草竊蹈瑕抵間一則鄰寧之士弁勾絡交寇一則秦中之廢帥遙應平賊數者禍亂不常或得則殲其醜或失則毀其郭總倚此戍陴墜戶塗隙效死嬰守之重地焉然當時慮先庚甲內外暇備內則方面之中有巨樓耳臺之上有箭櫓雉堞之口有楯蔽分甲之地有汎舖下至

弓刀砲石籌箭更燈咸殷殷秩秩焉外則城麓之下有
御月重濠之外有品坎南北之繚有虹隄隱短伏垣跳
躍貽截風鶴一傳扶攜如歸自勝國以來湮廢積久前
蹟泯然且南北兩臺包絡孤角最爲險闊壬申之歲禍
本所發至今尙談虎而色變也然朝斯夕斯者慶禍未
及煦煦相樂不思事變無常焚棟之或及己也幸莊公
以吳世族巍科試鮮山邑數年之內政通人和其補偏
救弊如市水田以濟殘里賄工食以給閭役厚衣粥以
贍獄囚種種嘉績悉出已資茲歲在辛酉季夏周視城
垣進蓮幕王公暨弟子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告之

曰臨邑盤踞萬山介呂梁岢嵐其氛甚惡今城之苦窳
若此是豈勇夫重關擊柝禦暴之義乎爰出俸金倣劉
晏理財必用士人之意屬諸弟子董治之遂率義士高
標等朝夕結摺庀材飭匠課日督工復恐糜費錙銖將
各匠口食輪流而犒勞之於是費省功倍不日告成復
於文昌舊趾建治臺閣暨塗茨仍勤其丹雘迺廓遙望
雲隱輦飛宛然西偏一重地也然前此非無民牧一病
其誣金而好入一病其剗刻而不恤公列軍民等笑
絲毫不可公私有事輒措自己手如此良有司今天下
能有幾人哉能有幾人哉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襄陽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剥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輝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墜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賢侯莊公買水田恤東白都記

程景輝

臨僻處晉西陵阜縱橫土田嶢峩舊十七里內東白一里丁戶稀疏田半濱山啟正間計厥亡失登鬼錄者十

之六載司民者士之四。筑筑遺黎，鵠面鳩形，真賈席鄭繪所難悉。夫以四甲丁輸十甲賦，剝肉補瘡，日復一日，勢必至瘠者困，肥者亦困，究也瘠者瘠，肥者亦瘠，不至於流亡載道不止。雖有智者，難爲善後策。幸我邑侯莊公來蒞茲土，三載有餘，每念東白籌所以拯溺救焚者，乃集邑中鄉先生暨厥士暨父老子弟，令各抒一見，俾公私兩宜。柰言人人殊，鮮定衡。公曰：與其目前莫若百世，與其損下莫若損上。惟有捐俸市田以給贍戶一法，令公私兩宜，無出此右者。於是相田之可水者得三十畝，有奇，其值百有二十計，畊四金，底秋地租多寡若干。

視賻之上中下而差等焉。噫嘻若公者。買犢買牛者乎。其見佳禾麥乃笑者乎。其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者乎。將拭目以俟之。

于清端公墓誌銘

熊賜履撰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于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炳香燈祭于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于朝。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之肺腑交與聞。

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卽嚬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韙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五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于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君命

也。獨不聞義不辭險邪。遂跨蹇驢。從二三僮僕之任。至則滿日荒煙。野狼咆哮而已。公坐卧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餓猱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煙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搜雜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

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
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背也無東山則無
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忍言哉於
是躬擐甲胄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
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
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馬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
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
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
以濟饋饌仍爬梳鱗比鈎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
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

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
橈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
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
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何用聞者歎服
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

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
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 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
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
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人旗莊頭尤多
不受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

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邪。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功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漣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天子聞之。

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耳。寧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召至行在。溫綸獎慰。錫予更番。

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六代之餘習尙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慄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邪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卧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闕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帑鳥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

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畧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
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數千里蓋
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
以撼公公畧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叟叟者惡足
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
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
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親
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
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深山古廟
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

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遂卧病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拿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子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伏罪。無異辭。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于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寬。念廟中一

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既乃
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歎已成矣第不忍見汝
曹之羣卽于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舉棺若干具
至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
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
瀕行僅襆破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
舉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
載之且可以壓船旣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
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
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

一孟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榆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扇。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拈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閒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嚶語。亦或大呼于青。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于喪次。仰瞻几筵。惟青

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納于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徃徃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畧無矯強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予卽耳公名屢爲言于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篋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欵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

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常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于清涼精舍，相對欹欹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邪？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握手而別。然公歿，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于時貴寔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予聞之太息。位下以謂公之精忠獲上而猶適迴咨且有如此，至餘自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邪？然觀上之

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主知者良有素而聖朝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問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于九原矣公生于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勵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嗚呼噫嘻爲菴中之芝爲鷺中之騏驎之益弊繼之益馳物理旣如斯天道其易知噫嘻廉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復鷺菴泉水利記

王埴

狐岐之鷺鷥泉自宋文潞公分濬三河溉農田數十村

其利甚溥厥後豪強侵奪東河據上流而獨行尙無爭擾而中西兩河同源分派弊有不可勝言者萬歷間一經於一魁王公之釐正再經於記事史公之均平計立地程挨次輪灌設水老人渠長給與印信簿籍分時刻以澆地始於三月之三日終於八月之一日舊規載在邑乘勒諸碑記無容紊亂者也迨順治年間法久弊生屢興訟端不能卽止今夏雨澤愆期農民急資灌溉聚訟愈多中西兩河之民謂石桐人以圪搭水相混有使中霸西使西霸中之弊石桐村謂西河人以五分作一刻紊亂舊規互相攻訐余曰五分作一刻私增水利固

大不可宜卽禁止而水各有地地各有主何自而有圯搭之稱此弊不除尤爲霸水根由下流受害之源何以息訟而安民乃召水老人而問之對曰石桐應得西河水六分大約於七十日之內用九程十一時石桐應得中河水四分大約於四十五日之內用四程五時二刻三分五釐合中西兩河之水共十四程四時一刻三分予又思石桐中河水於四十五日之內計水五十三時二刻三分五釐則西河七十日之內自應得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然兩河分派多寡不齊因使石桐人於七十日內用西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

五毫用中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再補以
四六折算之水借中河二十三時三刻四分八釐五毫
此外中河人又貼石桐放程水七刻四分以上石桐人
各河共應用百四時四刻一釐此四六折算兩河並行
之法也於石桐西河九程十一時中河四程五時二刻
三分五釐之原額毫無增減西河借中河時辰亦用四
六折算法還中河六分水十四時四刻五分九釐外浸
河水一時如此通變則兩河之原額不增不減下流之
憤氣可平又何受使中霸西使西霸中之害哉此法與
父老幾經籌畫猶恐未協輿情因并召石桐士庶暨各

渠長共酌可否咸以爲公余曰衆旣稱公則情可平法可久石桐與中西兩河之民可以各按程灌地止河永不能浸奪下河矣至輪水牌舊例起於三月三止於八月一日夫八月田禾尙資灌溉何可輒停使有遺利致起爭端今更酌定至九月寒露後方止輪牌此均水息訟之微意也較之王史二公之法雖稍爲更張然民家水程原額仍無增損何妨通變於其間尤恐時移勢異日久生奸因命工鐫石樹碑於治之儀門垂爲定例俾後人不得紛更焉

修城隍廟記

顧峻

寧鄉處萬山中地僻瘠民貧城內外耕山爲田峯坳嶺側人牛却立千仞上種黍稷麥荳雖耕雲鋤月似別有天地而吾民亦甚勞勩矣田無水灌溉天不雨立稿雨稍溢又下溜沙土和谷種且漂沒爲之天者不亦難乎是故歲多饑一切迎神報賽之典俱闕焉不講維城隍尊神固寧民之主與縣令同守茲土而香火稀少司廟者僅一人時逸去官捕之乃來予朔望禮神畢顧瞻廟宇牆壁傾頽梁柱朽敗幾不克蔽風雨何以妥吾神而稱斯職守爰謀之紳士父老作修葺計紳士父老爲予言歲饑不暇予告之曰周禮救荒之政不廢興作饑民

無食。今修葺神廟，俾其出力以博糊口。廟既成，民又得食。范文正、蘇文忠皆行之矣，不可乎？衆唯唯，然不肯施一錢。予權備官穀數十石，庀物料，賦工食，擇老成人董厥事。閏三月報竣，大門正殿寢宮左右廊廡皆整理堅固，不得壞。此康熙三十六年冬事也。予卽於次年春去官。丹雘塗堅諸事，則尙有待焉。嗚呼！邑之水旱雨雹神實司之。余薄德無以召神庥，累吾民災祲頻仍，流亡載道。其放棄固宜，然亦未必非吾民不積善、不敬明神之過也。自今以後，廟貌巋然，犧牲粢盛必潔，齋明其心志，洗濯其褊私，用邀惠於神，使歲功有成，疫厲不作，相與

含哺鼓腹優遊山中而共沐聖天子昇平之化者此皆神之靈後令之力也於我乎何有

永寧州開礦詳文

謝汝霖

開採病民得不償失況礦徒易聚難散小則爭掠大則嘯聚關係地方不小我皇上連歲蠲免數十萬之

錢糧欲四海富饒至於開採之議屢格不行聖慮

誠周詳也有內務府商人王綱明者因欠鉛斤得擅礦利詐言節省實恣花銷若伊果能節省何至積欠纍纍即使歲進萬金奚裨耕桑正賦乃盡趨遊手獷悍之徒散布晉楚深山之中雖今昇平日久保無意外之慮邪

明季科臣上言自萬歷二十五年十月開採至三十六年費過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此開礦無利可知也礦既無利旋而散砂砂有盈縮旋而均派民情愁抑謂槌鑿入山者十二年虎狼出柙者半天下此開礦病民可知也往事昭然足爲殷鑒今開採既寬費用難省分肥人衆礦利自微初則冒領庫銀繼必誘傾人產節省未知何日將來虧欠更多但患之在事後者卑州不敢妄陳患之在目前者卑州豈能緘默茲有王允治劉承基王恕等到州皆王綱明之商夥也呈稱州屬骨脊山之黃帝廟卧羊山等處有礦可採人馬赫奕繹

騷往來。骨脊山卽古呂梁。地接交城。綿跨數縣。高山大
林。積賊盤踞。今交山之寇。焰甫息。呂梁之白骨猶橫。新
設營盤。駐兵防守。名靖安營。此易亂難靖之區也。礦商
網利三晉。何惜留此寸土。以慰甫靖之遺民。乃必求礦
於舊賊之巢。聚衆於營盤之內。騷擾防兵。驚逐殘黎。就
使十倍礦利。尙且不可。況未必有利乎。伊謂開礦係奉
旨之事。卑州奉職撫民。亦係奉 旨之事。但礦商在營

利。卑州職在靖民事。各不同。勢難共處。礦商來
必去。毋滋亂萌。階爲晉禍。卽加卑州以阻撓
罪。亦所不辭。

日

之

州

任營

遊麓臺山記 劉嶠

自過嶺越上店以東北皆曰麓臺入由蘇家莊越三嶺或升或沉或騎或步十餘里最高阜曰田家坳風漸多峯迴路轉又上五里卽麓臺中峯日在城中所望見山至此皆西北俯視而永南萬山重叠如踞下一湖東北去割麓臺不與東南山連山無林木草色瀾天滴翠襲人襟袖衆壑參差千岩一色幾欲目眩山根石紫黑色如壁立頂上方石平置累累如九層臺麓臺得名或以此峯東偏因石坪起廟六楹前樹松一後二中祀神名潤濟侯碑云王允姓王浚化於此山語多誕按祁縣志

云浚允子仕魏官太尉封南鄉侯誅司馬氏不果死之鄉人竊葬於麓臺立廟祀之并祀其母與妹後人禱雨輒應然則廟以報忠臣忠魂爲茲山主理可信無疑者供案下卽龍洞如井深不可測中多橫石齒撇捩不得下洞口但時時作風雨聲寒冽逼人山高風猛小憩卽下山之陰嬰溪出焉東北流入深壑及出山由東崖岡抵陰溝村石壁夾立水聲潺潺泄出卽志云晚照處也灌嬰廟在溪東二里名利潤侯廟亦以禱雨有應故也世傳嬰從高祖征陳豨駐軍於此故立廟祀之神貌貌我面紫黑怒目鬚髯皆張冠皮弁垂紳執笏右並祀其

夫人冠鳳冠衣宮衣嬰澗之名或以灌將軍故邪此行
僅得張中宿先生詩二首而麓臺夙願始償大抵山極
高藏萬壑中荒古岑寂遊人絕少謝康樂所謂昏旦變
氣候左太冲所謂荒途橫古今者是也時同遊之士爲
余門人梁敏梁淑張道達楊之楨趙愛旭崖垌村霍振
乾則東道主人攜酒以從者丙戌四月二十六日記

與王誠亭先生書

劉岫

適從冀郭村來見慈相寺碑一大者約過丈餘題曰大
宋西河郡麓臺山聖俱寺碑銘并序慶歷六年書字體
端楷骨幹如鐵迎日視之光怪瑤瑤惜下半爲雨激碎

失其姓名文字亦不完側北宋崇寧二年夥人題名草書如碗大側南上宋建中癸未題名下政和乙未題名字如北碑陰上文宋景祐二年吳郡張伯玉書下皇祐二年記沙門名約百餘乃知傳聞漢碑之誤也對立一小碑金明昌五年重修寺記安泰撰書中叙塔之由乃唐西極大士曰無名師肅宗詔至京因寂於京詔還山至茅慶歷其徒砌塔約高三十餘丈卽志所稱麓鏡臺又知舊名聖俱創始甚遠至金改名慈相而志曰慈祥不惟遺漏名跡并訛傳至此可歎也寺門外并立二碑西丞相張天覺無盡居士撰荆南玉泉山寺關將軍廟

記東爲僧衆塔記金泰和元年承務郎前汾州觀察判
官雲騎尉賜飛魚袋趙大端撰平遙王簿嚴坦書字八
分體寺東一破庵東牖下卧一石泰和二年南庄逸民
趙大端留題碧鮮堂云寒陰鏤碎暗僧軒玉立森森翠
滿前墜露修梢雲影濕破綳春笋綺文鮮雅宜冷映梅
溪月尤稱香浮茗竈煙清夜沉沉正成寐恍疑飛夢繞
淇川跋云杲公喜公種竹成叢因榜堂曰碧鮮門人介
山王某跋小楷書剝落不堪讀西牖下小碣上畫慈相
寺圖下聖水池記云水醫眼又名眼藥池池不復存字
亦剝落不完依希識金明昌元年麓臺老人數字總計

大小六碑皆當墨榻而寺荒涼止一僧作主其規模當
盛時直是一大叢林沙門不下二三百而大人先生過
平遙者必遊麓臺遊麓臺者必憩慈相寺如此等題詠
皆宋金兩朝人物又味趙大端言或似吾邑人爲汾州
判官而府志不載又不知麓臺老人爲誰非親到其地
僧不知八分書又不解何碑當榻何碑當鈔終不了了
也歸過棲真庵訪傅青主先生碑乃八分小篆更可怪
者陸狀元親筆一王山史徵君親筆一許時庵先生詩
一皆炳炳蔚蔚爲斯地增勝而道士乃云無古跡轉帖
之不能了事如此此事至重先生爲陝名人康孟老又

慘筆二美具矣。千載一時也。不一一搜剔。令古跡湮沒。于荒煙蔓草如慈和樓真者。可不愴然邪。愚以節孝風俗地理水泉財賦問世之賢士夫。任以採訪。至名勝之區。岫當力往探討。總之舊志疎畧殊甚。我輩今當慎之。先生裁度如鄙言可採。卽遣墨刻。匠二三人來。問應楊碑如何。

古栢圖詩跋

劉岫

吾友河南張潛谷嘗語中嶽漢栢云。爲孝武封禪時物。其奇其怪。其古其大。其蒼茫渾穆。實非人世所有。余亟欲一往觀之。而未能也。今春自燕山計偕歸。道出平遙。

適故人王誠亭先生作令於斯下車就訪酒酣話舊因及邑中名勝事先生曰茲地山高水深他無所得吾爲令數年自超峯麓臺外獨有胡邨萬年古栢暇日共晨夕耳遂遲余共賓朋往觀栢在古觀中觀卽以栢僊名周圍可二丈五尺許光怪陸離曲折縱橫岳岳茫茫人對之不敢迫視其西去一枝幾欲墜地前人以石柱擎之石入栢尺餘拔柱離地如龍之爪物者然石有字志之爲金泰和七年其傍南二柱一爲嘉靖三十年一則漫沒不知歲月矣徘徊俯仰遂擬栢梁臺體爲古栢行以附工部孔明廟作之末公亦解衣浮白謂座客曰此

栢數千年不遇吾徒幾空老荒邨矣卽走筆爲歌而吾友浙東陸子左臣自湖上來方居公幕中亦放歌成篇以紀其勝余唯公得栢以爲友栢亦因公以得名何其幸也密縣白松不知幾千萬年自歷下先生偕諸子詠之且繪爲圖以刻諸石而上古仙靈遂得與海內共覩公亦胡弗爲此古栢作皇甫玄晏令石根銅柯一著人間也哉公曰是吾志也遂磨石一片後圖前詩刻而表之仍以甃砌爲臺以護栢而立石其上焉後之賢人君子名公騷士驅車行邁過此邦者或來訪勝探奇與嵩陽三株南北並稱則公與栢且同壽天壤矣召伯之棠

不是過也。

修張蘭城記 劉爾聰

張蘭距邑東四十里。爲孔道鉅鎮。蓋卽古之張南村。蘭聲相近。故音變焉。鎮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時。無碑刻可考。自明季流寇肆虐。所過都邑。爲墟。我鎮之戒嚴者。歲凡三四。而卒不受瘡痍。寔惟堅城是賴。今國家奠安海宇。休養黎元。數十年來。干戈旣息。盜賊罔聞。閭閻之間。往往有夜扉不闔。而天子方下詔。令天下完固城郭。以衛封疆。此非安不忘危。憂深慮遠之至意乎。我鎮城周五里。屋舍鱗次。不下萬家。蓋藏者什之三四。商

賈復四方輻輳儼如大邑然環視四垣大半頽落於是
馬贊府德馨捐金首創里人翕然相率以助經始於丙
申春暮告竣於己亥孟秋鬻工凡九萬而盈費白金四
千有奇是役也上以慰求寧之意下以免守望之勞且
以徵吾鎮衆志成城親睦之古風在焉是不可以不記
余亦里人樂觀厥成且有馬贊府之屬因述其巔末以
壽諸貞珉凡以財輔以力相者並得列焉是爲記

邑侯方公重開利導渠碑記

李國祉

嘗思古聖王盡力於溝洫無日不以民生爲念必使斯
民享粒食而後安由此觀之水之係於民也豈淺鮮哉

然天時之不齊地勢之各異有汜濫於畎澮橫流於村落中者不能順其性而導之而民之受其害者徃徃而有茲李家莊數村逼處汾河康熙六十一年山水漲漫渠道壅塞凡此數村憫於昏墊者歷今三載莫可如何雍正元年十二月邑侯方公蒞任茲邑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念數村之水害尤切於民二年春率同官廣文胡公梁公少尹江公縣尉朱公耑司劉公親履其地以豕一羊一禱於河伯祭畢餞餘召父老而飲食之開導勸諭至再至三相度形勢申請於上李家莊村西開東西渠一道自秦延璠西畔起東至李保瑞西畔止復開南

北渠一道自李保瑞地內起北至長畛東西大道止二渠各闊三丈八尺共計地二十八畝二分五釐所排之渠道係衆姓之地多寡不均已經公議每畝價值四兩各照地畝之多寡收價有情願不受者另行鐫名開後其挑渠之夫役亦各照地畝均派至渠道錢糧公令地主開除糧數共計銀二兩四錢有奇捐俸完納永爲定例於是渠道乃成天潦則洩水歸河以免昏墊之憂旱則引水灌地不受旱魃之虐水患旣除農業可興一舉兩得孰非萬世之利乎而今而後數村之民世世子孫享其利於無窮卽沐公之德於無盡也事當告竣僉謀

勒石用誌不朽公諱士模字文治號樵舟江南歙縣人
辛卯科孝廉

修尊經閣記 李壽彭

文廟例有尊經閣所以藏典籍課經生由來遠矣介之
文廟舊在縣治之東元初縣尹閻公梅徙置城之東南
隅今其遺趾也厥後殿廡亭廡祠庫齋廚之屬俱以次
整齊而尊經閣獨缺焉未備明正德十年歷城趙公睿
來宰是邑乃於明倫堂後購民地一區創建之此有閣
之始也自是終明之季百餘年間雖復因時葺補而歷
年既久風雨摧折岌岌就傾我朝鼎興整飭天下郡縣

學校以文太平於是邑中有重修之舉顧是閣工費尤鉅本邑貢生梁君錫珩請於祖中書君星炯慨然獨任一切腐材裂瓦盡撤而更之堅其物料廓其規模凡三層崇五丈二尺週十六丈八尺糜金錢百二十萬有奇是役也始於康熙辛巳越五載而落成又二十一載寔今天子建極之六年余奉簡命承乏茲土則中

書君祖孫之歿已久而適於是冬營葬余旣往弔於其廬而退觀今少司農俞公兆晟所爲君墓志銘則修閣之事載焉辛亥春會有欲新文廟之舉中書君之曾孫濬泌念是閣爲先人義舉復捐六十金丹聖之旣竣學

博榮君欲謀所以不朽者請余言勸諸石余惟古者建閣命名之意非徒備規制侈觀瞻已也蓋卽以是爲師生講學之地也自學者溺於科舉之業所讀者章句之書所務者揣摩之學而聖賢所以示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寶置焉弗講蓋經學之不明久矣今此邦之士幸得博雅敦行如榮君者爲之師旣日進諸生而啟迪之矣當此之時誠能聚聖賢萬卷之書於閣上昕夕誦習相與講明切究以修實行將道德明秀之材庶其有冀乎則是閣之建所關非細而因名責實有不可以徒然者矣今夫坐擁鉅萬資不惜貫朽雖捐錙銖爲里黨

利輒有難色。又其子孫或職是以墮廢先猷者。比比皆是。間有一二樂施之輩。則又惑於浮屠果報之說。以爲福田利益計。求其如梁氏祖孫所爲。亦已鮮矣。嗟乎。是豈不足以維風勵俗哉。余旣嘉中書君祖孫倡義於前。濬泌昆季復繼述於後。而又喜榮君之樂於成人之美。因爲次第其始末。以詔後之君子。而併於紀事之餘。著其尊經實益於此邦有厚望云。中書君名星炯。字漢昭。孫錫珩。字楚白。候選郎中。曾孫濬泌。俱國學生。世爲邑聞人。後先經營法得備書焉。

南城引河記

邵之楷

寧邑連嶂疊岫依山爲城每屆夏秋積雨霖潦羣峯澍流波激而湍悍巖間巨石飛薄而下疾如鳥逝潰瀑洶涌響振林谷而城之東南隅適當下流之衝城趾日就傾圯往往奔潰泛濫直入城內受患最劇予於雍正八年勸率士民修葺墉垣旣訖工樓堞蔽虧屹然巨鎮旋築石隄一帶以捍冲突日久隄漸不能支且有泛濫之虞終非鞏固金湯歷久靡敝者也先是城東百餘步有河道舊蹟自南至北三百餘丈溯流而北屆於永寧界又折而西歷青龍泉又西六十里入於黃河歷年沙石填淤委爲榛莽水失所歸宜其橫決四出而不可制計

惟於東南受衝之處高築隄岸編荆固植木椿以塞其
流而挑濬舊河引水東下使趨故道此百世之利也余
亟蠲俸爲創而一時士庶相率醵金願襄其事爰爲之
請命於大府而庀工焉凡九閱月告竣是夏山水漲發
衆流抵隄下則泊然以止旋循舊河滌洄而去城闔安
堵輿情胥悅是役也購物料督工作稽簿籍謹出納皆
二三紳士之才者司其勞不假吏胥之手無滋箕歛之
擾予旣嘉士庶之義舉幸藉手以底成蹟并願後之吏
茲土者踵而修之無或廢墜則此河之利永永無極於
是乎書凡河長一百一十丈深四尺廣六丈五尺隄岸

長一丈廣一丈高八尺用木以椿計者八百荆以斤計者十有二萬役夫以工計者四千四百三十八總計費白金以兩計者四百有奇捐金者若干人例得並書

修石柵分水夾口記

張任政

余邑生齒旣繁非商賈生涯卽盡力於南畝農家之本耨至重也西北地勢汗下且濱汾河灌溉之資甚便而東南率皆高阜歲或愆暘穀卽不登所利者惟狐岐之勝水混混下注足以潤數十村之土壤耳志載宋時文潞公始開三河建石平以分派東河旣順流獨往而中西兩河上流雖分而尙合至石柵得過環翠橋數百步

始立石夾口判而爲兩一趨於北爲中河一注於西爲西河其制如夾字故曰夾口舊制中河三分西河七分歲久木石旣頽三七莫辨利歸於中貽害於西聚訟不休時關中史公蒞任廣咨博訪又得鄉先進武別駕名奮孝者相與講明區畫乃重立夾口昔以石者易以鐵昔以木者易以石中河地約四十頃分水四分西河地約六十頃分水六分兩河人皆稱平允告之上臺勒碑垂遠此明萬歷二十六年事也百餘年來夾口復壞於是兩河人僉議興修請諸邑侯宋公中河以侯君起明張君宏漢西河以楊君清鳳經紀其事而命余董之工

始於乾隆十四年季秋終於次年孟夏夾口寬狹低昂如音水循故道史公之良法庶幾復焉凡用鐵以斤計者五百而贏石以丈計者三十有奇白金若干兩兩河計晦而出情無或吝厥成之日衆咸屬余爲記余乃述史公之舊章今邑侯宋公之繼緒願我兩河人世世守之自均平如一無煩當事之躊躇矣爰勒之貞珉俾後人知所法守云

表宋孝子廬墓記

李生棟

聞之表懿行發幽光皆司風教者分宜行之非是則爲疎爲隱庚辰秋余秉鐸是邦朝夕課諸生苟有一善獎

掖卽隨之而尤欲砥節勵行之士表而章之以爲邑中
勸訪之旣久乃得張良村故州司馬宋君者君諱如隱
字仲默幼卽失怙事母先意承志數十年始終弗懈愛
妾偶忤姑意卽出之弗顧母病伺湯藥夜不解衣禱天
願代母旣卒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而殯殮俱如禮泊
營葬畢卽結廬墓傍寢食其中凡三越寒暑晨昏仍若
定省然嗚呼可謂孝矣鄉黨嘉其行咸欲告之有司請
旌君固辭至再曰人子事親惟恐力之不竭以虧子道
我供我事親之職而已豈敢以此博聲譽哉及老病劇
猶屬二子勿循人言以違我志二子涕泣受命至今十

餘年隱而未彰也。噫親仕則養之以誠親沒則盡之以敬而終身猶不欲以一旌博後世名此真所謂生前有懿行歿後有幽光非表同章之何以慰鄉評而廣風教爰立石於故廬之側以昭秉鐸之分詞之不文所弗計也